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意伯文集卷八

明 劉基 撰

覆瓿集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

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蔴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

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于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于氣以行氣生物而淫于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

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于一時
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
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
是已曰跖之壽橾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
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
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禄而無害當其身
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禄而無害者始終乎其
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

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

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機之發

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

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説

雷説上

有耕夫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覿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賛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

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

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于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

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于上古聖人神農黄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

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况于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黄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

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於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脈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德呼特穆爾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

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曰

濩落先生蓬廬蓽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拙莫之與往来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騂騏駱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垝牆而見客公子曰噫悲

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梃為物先出類
超羣厥惟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
倫乃棐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
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於時吁嗟先生獨
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荅公子趨翼
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沖天三年不
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
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

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歷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賔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岩廊之上吾

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雎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牆王良不彊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謗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鳲鳩養雛蒼鷹搏鹿螻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於先知渾沌死於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

而沈竈産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舜之焜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䟕踉睒冶兮若遠而親欻往着来兮忽笑以嚬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褎然啟櫝拂著窑汤而筮之遇困之兊其繇曰困于揄穴中有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顱其泣嬰如恣睢臛睽孔隙以窺如垢如脂彳亍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

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陛甃兔穎有圖書蘺菹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偫山

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
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湟深浚栫以荆重門擊柝鍾
鼓訇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獰健兒披甲眼
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
井治而不菑禾麻豆麥梧梓櫝𣟄𣟄蔚蓊被窿野歲時
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駁馬執汝
臠肉燔其髁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
旋日月照幽玄温凉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

不可往亂星躔黔㬰馮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骩黃示土伯咸震恚叏殄爾種灰厥骴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岩嶅石核立鍵闗丘林陵麓産植蕃閟隅風氣限夷蠻頟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蠱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焨洩穢通脉理魚鹽蟹鰕奏鮮上旨蛟鼉

龜鼋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圮天昊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巳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瞢瞢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壅之不堙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絪緼保全爾軀絶詬嗔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言語對問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煥然玉質而金

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余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
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余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
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
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
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
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
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
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

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余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諷耶

漁樵子對

漁樵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

賴是以生葢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瑶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覯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徳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傅巖無版築之老磻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汚甲翳蒼山

澤沒齒何為頳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鑚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泠之川大魚不處鰌鱔瑣瑣雜以蝦蛹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啟歌鐘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懐荃而佩茝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州之翡翠乎巢居絶島之中棲息乎陵苕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罻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乗風遠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

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網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鷃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援之能故能全其身令子之云是欲刜蒿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深谷之頳肩憂讒畏譏過于蚘蛊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禄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飢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闞妖服賈禍先哲時鑒

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釆山林以食力釣清泉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搴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余余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享問齒

單閼之歲招揺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余速酒登肴𫆀

豆揚危載爵載呞齦齶輷輘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
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賔愕眙憯不知其由有神
羅吞跼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令予之居沕矣龜
兆折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尼矣子且何以處我余未及
應而鄭子代余為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余憒弗能荅
也酒盡客去余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
将子是司子擇予居予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
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将顛本必先撥痦而築之庶其

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瘏鍵腐樞摧閤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蝡蝡蜎蜎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蟯蚑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蟯蚑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蹯豹胹梅酢薑辛青蚨味醎桂蠹冰蛆蜜唧蜂

蚳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礴剛砭剥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鉤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攻刺索女于室靡潰女質拔其朽殼投之瓦礫植以骴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潄清吐辭蘭馨乾胏弗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虀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慆淫用磶析女家以離予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剸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蟯蚑聞言蒲服頓伏胜首觸地仰而噓天㗋咿而言曰微

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絶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顧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駿盜驪之駟服翠黄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瑶池觴王母於帝臺靡靡娭埃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於鵲倉氏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

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殭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馮于中蓬逷勃熛夭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閑

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於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衒容藻襮以夸冊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顧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鑚乃齧塙坼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嚌大肉截大胾芹藻葑菲柔脆輭美餂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

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酹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鬱雺䨴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懌筋嬾肉緩體倦志飢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頹乎岸塌湛爾氷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䀢䀢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

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没没淫淫倏浮忽沈其来無蹤其去無跡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冄元之宫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徃来月色黯黮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怳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姎姎肸肸欻欻若滅而没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靈維人游䰟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将德是馮廟貌

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檝裹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跣跣而前踁踁而却睢盱舔舚載踸載蹻咿唹嚄唶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欝㞑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雪淩冽無以為衣裳恒𧯸𧯸以儽儽忳愲愲其如傷或乃噫氣成

城嘘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陽見而哀之
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陽
賜我六窮之符使遊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
依王公大人積徳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犄頓陶朱
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
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
必怒癎癎痁痁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
氣如膏如膩喑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

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羣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于身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謦欬委霍呷唒嘆緩億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類乎若將覆之牆瀕乎若不食之鵠面黧薰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痗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

也於是因彭蟜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于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劒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出шей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沈痾之去體也

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與丁君
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
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
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警惰
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櫊不蔽影户不
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
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
歲入觧不足以具瓦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

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靡不中度奕奕如也迺以狀達于劉基俾為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縣學剏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圮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圮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圮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

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冑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烈烈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一為守令者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籩豆既具禮以將之鍾鼓

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楷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廡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珂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

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頽仆而後役民為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蠧者易之傾者植之頹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塏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工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懐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

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脩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

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正月日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吴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已者以

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為損也不少夫何為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為君而卜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為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顔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甞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于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甞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况于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㝡哉以時無
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皋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
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
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于世為人焉舍斯
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怪矣乎劉子曰否
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

彼固自絕於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已而隱以為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剌于谷風嗟于桑柔臏于涓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汙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

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来矣然則斯人也弗恠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括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貫希賢之書来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莱而賜之銘令死者已即安於土中謹築于其傍為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為

畒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顧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塟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隷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黄七十有八年皡皡洋洋游曷天而

泳陶唐有子克承旣妥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荼以楊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牆象設有嚴訶禁不祥伐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溪故宋嘉定中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

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既而迴與春俱卒卒後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貿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圊溷無不備具於是舡

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屋金碧日閃月映朗朗如也奕奕如也盖自迴師至行積勤累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余者以請余時卧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為文假余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為余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余校文棘闈中頗知余力辨其妄乃與師偕

詣余求真文余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余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余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礲石待余言嗚呼余之言何足為世重輕至有偽為之者而師之求必于余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于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余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余言余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

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屈臨之以

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歛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啟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貪

相承習為故實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寃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禄位者多不與相得余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

於山則深沈杳絶使人憯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来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流連徘徊之

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於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與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余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賔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于天下者哉惜

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知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宫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遊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寺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瘞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堇之山其東

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羣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于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

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余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余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余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余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余獨至靈峯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

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玄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劒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

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
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
秘書卿白野公恒来遊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
中有石蠏大如錢有小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
常来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
觜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余早春来時方甚寒諸水族皆

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虫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虫也余既愛兹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

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絶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肩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刱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户左右眺則陶山剌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

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之義余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来告曰浮休

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余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来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剌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盖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

靈跡或可信也而余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来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鶖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礀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盖自奎上人與余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蘅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

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羣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鵝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鵝鼻大海在鵝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鵝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余既至深居與

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峯下活水源上余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来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簷

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箎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劒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余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余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横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于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于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羣室之上憑之而覿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

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于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来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横碧而俾余為之記師令世之高人也余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余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来鳳凰鸞鷟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将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盖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

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毋毋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内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於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来從者甚衆故得

以其東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叙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彛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鉏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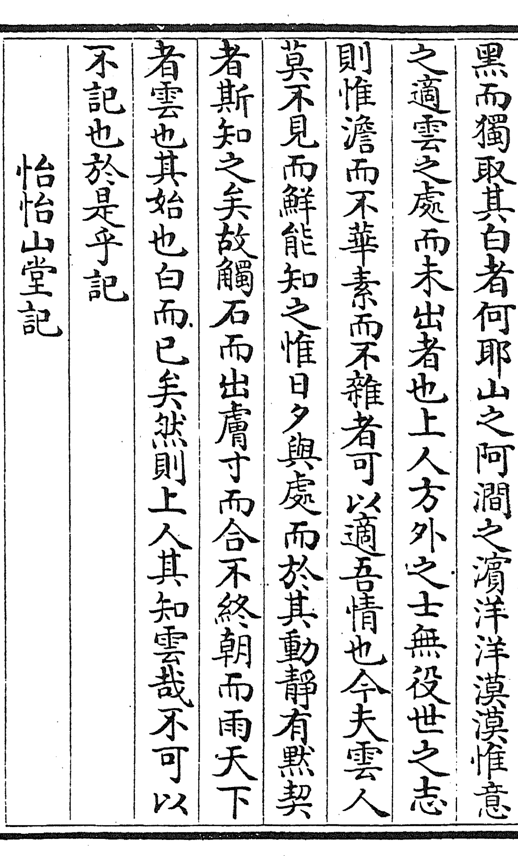
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于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絶能

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於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於世者類之斂其色密其迹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於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滃然而晦冥砉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油油滃滃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

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鬣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為赮燿乎成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余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



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濵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别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莖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迴右環衆木扶踈脩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匯以清池石泉溲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汜濫藻荇鯈之沈沈泳之熈熈景與心融

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晨昏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于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顧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余善邀余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賛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余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於其棣萼之軒明日余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

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羮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于門庭鬬鬩作于户牖然後手足化為豺

狼而人道絶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没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于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啟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啟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藴藻中悠悠然或泳或游或吹而漚或施而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乗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

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

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翫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蜑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鸃鷺成羣利觜長骹沒淵泉撤波濤無隱弗留鯤鮞登于庖廚鰋鱅殈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蚉蝱蚑蠍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余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於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曽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曽子亦不能以是傳于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

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濵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凫露雞之臛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娱耳悦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于堂上綵衣戲于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頤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余之

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辨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

詹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余既爲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寛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盖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于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

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猗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奇玩亢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

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温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眈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

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於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

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余觀而喜
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
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
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
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
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
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
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

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樠為液為瘿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樠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

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盖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

瓚字子璋其先彰徳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於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案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搒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

省阿爾哈雅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船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

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户恒産連數十萬户户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

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内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内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呼喇岱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黄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來呼喇

岱之姪也與叅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議於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珠公曰是事屬右司宗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甞為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菵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鬬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甞命湖廣左丞劉二巴圖爾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

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令世雄土軍萬户黄
聖許禄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盖得其地無所益得
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頼以無事大德中廣西
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
萬隷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鄂通呼都克婁上言請
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命鄂通呼都克婁行招諭
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曰諜知将以二月
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不至非虚言予徼功

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旺扎勒達爾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為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巴圖爾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用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鄂通呼都克㝷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

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歷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托歡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省掾白參議閱舊案寢不除托懽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特們德爾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特克實栽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

害公會托懼復為南臺大夫其黨華善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華善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入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千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慍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

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
華善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羣卒拘繫之榜箠
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悶絶
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
為式代公署華善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
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為辨其冤除紹興路總管
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
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

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彦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羣聚販鹽因而刼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

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
翻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
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
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
姓名為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强賊
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
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
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

使死狀流其僧於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於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録以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户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誠意伯文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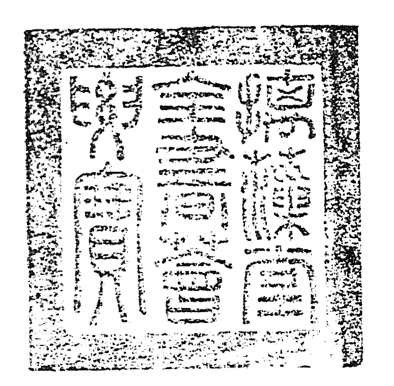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德呼特穆爾舊作帖理帖木爾今改正　五十六頁後一行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正後倣此　五十七頁後六行呼喇岱舊作忽拉歹今改正後倣此　五十八頁前二行拜珠舊作拜住今改正　前八行巴圖爾舊作拔都今改正後倣此　後五行鄂通呼都克婁舊作奥屯忽都魯今改正後倣此　五十九頁前一行旺扎勒舊作完澤又達爾罕

舊作荅剌罕今並改正後倣此　後四行托歡

舊作脱懽今改正後倣此　後七行特們德爾

舊作帖木迭兒又特克實舊作帖失今並改正

六十頁前一行華善舊作和尚今改正後倣此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舉人臣孫潢